

存素堂文集

存素堂文續集目錄

卷一

序

陳芝房進士詩集序

退滋齋詩集序

蘿月軒詩集序

試墨齋詩集序

尚綱堂詩集序

恩福堂詩集序

墓表

耿處士墓表

記

重修李文正公墓祠記

跋

明萬曆二十五年順天鄉試錄殘本跋

惟清齋石墨跋

石倉十二代詩選跋

書後

明狀元圖考附三及第會元詩書後

例言

朋舊及見錄例言

傳

許愚溪傳

存素堂文續集卷一

戊辰年

法式善著

序

陳芝房進士詩集序

陳芝房進士博雅君子也。余因王惕甫識其人，登第後，需次國子監官。余忝爲祭酒，時時過余，余輯科名掌故二書，未就，軼聞逸簡，浙江詢自戴履塘奉常者，居多江南，則芝房日有裨益。余始於王惕甫齋中讀其詩，清駿拔俗，未果鈔也。以爲遲之十年廿年，必更有進。余意如是，芝房意亦如是，相親密若芝房。鈔其詩，何難而竟不然。芝房死，寄書惕甫，索其詩，不得，悔且恨焉。今年春夏間，屢接陳主事稽亭講求作古文法，因索其詩，靳不予。曰：余詩遠不逮吾家。

芝房奚遺彼而取余芝房久住京師先生曾未識之耶遂
出芝房詩乞勘定余喜出望外夫一詩也日見之而不及
鈔之及鈔之而又不能得之與夫不意得之而竟得之者
皆天也芝房湛深經術博通史籍尤留意先民遺行瑣語
口述手畫情狀如見初不計其僅以詩傳也而稽亭僅傳
其詩而余亦僅傳其詩悲夫

陳稽亭曰俯俛今昔憾慨殆有餘味僕嘗爲同年三進士傳載芝房
崖略而不能詳得此文足以傳芝房矣

吳穀人曰波瀾層折亦是廬陵家法

退滋齋詩集序

乾隆癸卯余官司業坐彛倫堂課三舍生詩謝君梅農時
官助教擬詩先就傳觀堂上下咸推服爲絕詣蓋斯時梅

農以詩名天下者已十餘年矣余閒有所作必乞勘定梅農遂引爲知己

辟廡殿成梅農歌詠揚詡酌古準今作爲文章載在典冊余既遷庶子去而梅農亦就外職佐郡楚北大府賢之軍書草檄多出其手余私心計之曰梅農將無暇爲詩矣爲之亦必不能如在太學日之工且多既而賊平敘功梅農得晉官余又私心計之曰梅農將有暇爲詩矣爲之必能如在太學日之工且多而孰意其無暇爲而竟爲宜爲之而不及爲耶余緝朋舊遺詩僅存梅農一兩章新安曹尚書告余曰梅農死矣無後惟詩具在詩在梅農不死因借其全集歸披覽卒業大約根柢深蘊釀厚入楚以後諸篇悲壯蒼涼尤爲雄傑因嘆戎馬倉皇閒不廢風雅者學

也人也功成受上賞忽焉殂謝者命也天也人可知天不可知也其惟存其詩以存其人乎

陳稽亭曰每論定一集必詳加品藻其人在焉呼之欲出念舊之誼重可感夫

吳穀人曰余與梅農交三十年矣當戊戌己亥間余寓米市街梅農館葺約軒前輩聽雨樓所居既適倡和極樂而其爲人也醇雅敦摯故交久益親後梅農以佐郡赴楚去但聞其贊軍事甚勤其敘勞又甚渥度必至京師可以一見曾不意其遽至于死死且無後即遺稿亦不知其流失何處矣每思之輒惘惘終日今讀此文始知其集固尚在人間既幸詩之得傳而并快斯文之先有以傳梅農也

蘿月軒詩集序

乾隆三十四五年間余讀書僧寺錢唐孝廉張凱攜其弟

子詩至相與評泊贊嘆弗休詢其年方穉也筆則凌厲心
奇其人後交冶亭乃識爲閻峰作遂得盡窺所著述張孝
廉向攜示者特鱗甲耳閻峰後余一年入詞館誼益親往
來酬唱益密同官學士同爲講官切磋砥礪善相勸過相
規于于如也閻峰受

特達知官少宰入直

南齋職業清要不復時時過從然退直稍暇折柬招呼者
若說詩流連於蘿月軒燈昏爐火且盡商榷句法反覆推
勘稿屢易別後遣僕馳書樓鐘三四轉叩余門仍有所問
難臨歿前二日余往視病執余手曰余詩未成就奈何善
爲余匿其短蓋好學深思不自滿假世罕有及者閻峰外
寬而內嚴臨事銳而用心細一言一動不肯苟且而詩尤屬

意集甚富治亭自江南節署寄書謂余曰子其汰之使閨
峰必傳嗚呼閨峰之傳有餘於詩之外者矣區區文字未
務未能限閨峰也而文字之足傳已如是焉後之人安得
不重其人以重其文歟

陳稽亭曰余鄉試實出治亭尚書門顧性懶惰在京師未數數晉謁
至閨峰侍郎則生平未嘗一見陳真外啟文爲言侍郎高峻絕塵清
操自勵陳君質直當不我欺得此序言足以傳侍郎矣

試墨齋詩集序

試墨齋遺詩一卷大興前輩舒子展先生手草也先生中
康熙五十一年進士選翰林授檢討五十四年分校禮闈
得士稱盛後遂終于官先生孫位以名孝廉遊學大江南
北文藻輝映一時不忘淵源自出奉先生手稿乞余勘定

謀授梓余惟先生詩載在沈尚書別裁集者久爲士林傳
誦其他佳篇散佚過半今所存僅僅如是不有賢子孫收
拾于蠹殘鼠嚼之餘則此數十年精氣不且淪散乎近年
滇黔西粵僻在邊徼章縫之士沐浴太平淑躬

文教爭自濯磨又得李松甫表蘇亭傳竹莊數君子提唱
之挾隱闡幽彙輯成書風俗丕變况我

畿輔之地沿燕趙遺風悲歌慷慨使酒挾劍奇氣鬱勃皆
能搖撼星斗鏤刻腎肝也朱文正紀文達兩相公朱竹君
翁覃溪兩學士王芥子李文園邊秋崖戈芥舟諸先輩余
皆獲侍其杖履聞所議論東南人士無不奉爲依歸生平
著述膾炙人口惜無人發凡起例勒成卷帙如松甫蘇亭
竹莊耳茲集梓成孝廉倦遊歸里開選樓洗滌筆硯馳書

四方約同志三五人搜羅探討在朝在野遺文剩句諒不
尠也余方以此事日往來于心當傾筐筥所藏以附益之
如元遺山之於商右司平叔矣

陳稽亭曰少時覽陳伯璣詩慰每集有序或用他人之作或自爲論
譔皆古雅可愛讀茲文庶幾遇之

尚綱堂詩集序

余不獲與醇甫坐石鼓下分題課詩得佳句輒歡笑叫呼
者十三四年矣今年醇甫應禮部試來京適余悼亡醇甫
唁余於詩龕出尚綱堂詩集四十卷乞勘定乃盡窺其生
平蘊蓄並得近年棲泊羈旅艱苦情狀扼腕者久之禮闈
榜發醇甫爲舉首報罷者胥翕然推服無間言私心慰藉
於時醇甫年四十七矣目眊書字不能工抑置二甲選入

翰林重宿望也余因而感焉方醇甫與莫王陳盧諸君子
鼓篋橋門也醇甫詩筆秀麗六舍生望之爲高才爲雲霞
中人制藝文夏夏獨造與莫子翱翔馳騁乃造物若或抑
之且久抑之而後顯其名于天下將以老其才與今其詩
具在少作明艷之篇居多肄業太學以後則沈博矣放浪
江湖以後則排奭矣茲則清道駿邁以快厲之筆達幽隱
之思如水銀瀉地天馬行空矣應試之作尤工學少陵而
不爲少陵所囿所謂屬對詮題別有神解集中未載異日
另本單行可也醇甫與莫子齒相若才相亞莫子

擢上第衡文四方藝林奉爲宗匠而醇甫以相門子青衫
不于于隘巷菰廬低首下心三黜于有司而後遇可謂窮
矣雖然其遇窮矣其氣未始窮也常郡故多詩人黃仲則

死洪稚存秦小峴孫淵如趙味辛楊蓉裳呂叔訥皆與余遊好余皆嘗論定其詩如醇甫者蓋在數子之間乎

陳稽亭曰深情遠致俯仰低徊歐陽公集中有數文字

吳蘭雪曰芙初以詩文受知于先生者最早故論稱皆確當有據至于用筆之纏綿悱惻則感人心深矣

恩福堂詩集序

余幼喜講聲律泛覽百家苦無歸宿庚子年登第出德文莊公門公固深於詩者也因得聞由博返約之論退而取杜少陵集及王新城五七言古詩選究其旨趣皆與文莊公合由是稍稍會悟公有所作每命和之時院長英公方髻齷識音字解韻語分題命筆余亦莫之能先而院長固喜就余論說以發明文莊公之祕奧忽忽三十年余老且

病愧不能闡揚師教而院長以文章受

特達知政事之暇肆力風雅忠愛之思清刻之致不假強
爲軒揚乎紙上一官一集釐爲若干卷斯真能衍文莊公
之詩教者矣迴憶豐臺廢園看芍藥花憩農家煮茗聯吟
西山榛莽中尋退翁亭舊址飲泉水就石壁題詩歸而錄
爲帙呈文莊公一一品定恍前日事耳而院長珥筆天上
賡歌颺拜對揚

天子休命出使四方慰勞民間疾苦不皆趨庭之訓有以
基之乎茲集斷自癸丑登第以後摹雲繪日之鴻篇若會
昌一品集者船山左田書農蘭雪諸君皆能親切言之至
於溯所自出歸美於我文莊公之詩教區區固不敢多讓
矣

李晉生曰立言最得大體昌黎之以頌以規也

陳稽亭曰全於頓挫處出精神照應處見義例的是作家

吳蘭雪曰余嘗襍被恩福堂之西軒者三閱月官保全集粗校一過未及跋識讀此乃先獲余心

墓表

耿處士墓表

處士襄城人諱竒標字篤生先世稷山人明初徙河南父習吉官國子監典簿處士兩試有司不得意援例貢成均典簿君以老疾廢家事悉委處士處士既任家事和睦族黨爲務掃塋祭先必誠必敬教族人無少長皆崇禮教不使有詬誶聲急病讓夷汲汲如不及當卽襄亂民擾楚豫閒凡官運糧餉有資於民者處士身爲衆人先蓋忠信出

於天性然也平居誠諸子曰讀書以明理立品非僅科第計也與爲強悍寧爲文弱與爲機械寧爲質訥蓋其言質而意不在於急功近名趨利避害也如此嗚呼使人人皆能勉處士所爲犯上作亂之風有不泯而禮讓仁厚之習有不成乎余故於處士他善事皆略焉而表是以爲世法至其族系子姓詳于墓誌茲不著

秦小峴曰簡古峭勁荆公法也

記

重修李文正公墓祠記

墓祠修于嘉慶六年春倡議者余而始終其事者謝薌泉振定也七八年來垣墉多爲秋雨損壞宜繕葺山童地空宜樹槐柳榆杏雜木于陂陀左右爲蔭庇距溝渠遠汲灌

塗墜皆艱土人以焚井請意甚善商之鄉泉鄉泉適病善
化表太史名曜者誠篤士也約其鄉人陶君章瀉張君學
程度其原隰畫其經費任其勞怨一如謝君志閱若干日
工成增屋若干井一樹若干其出貲若干皆宜書名于後
爲行善者勸而法式善文以記之時嘉慶某年月日也

陳稽亭曰修潔簡峭似柳子厚

跋

明萬歷二十五年順天鄉試錄殘本跋

鄉會試錄暨齒錄各書述世有科目家罕有存者蓋非入
廢券棄帳雜燒之即束置高閣飽蟬鼠而已間有賢子孫
知加寶護什襲以藏外人復艱於觀覽余輯清祕述聞雖
近百餘年賸觚逸乘零落如晨星矧數百年以上哉偶於

老嫗補窗破紙中檢出殘葉計三十有九番爲有明神廟
二十有五年順天鄉試齒錄閱其所載殆刻於丁酉後十
六七年或懷舊者之所爲非若近時刷匠榜下所輯售復
有墨識數處當啟楨間瓜葛此錄者偶相憶綴顧若周道
登王舜鼎邵景堯諸人或登顯官或擢上第咸足以資考
證惜其破缺不完也曩刻科名掌故詳及字號人多疑之
他日或根是有所著將復誤予以疑人者其在此殘表與
陳稽亭曰周道登曾爲相而相業無足觀世人幾不知其名氏讀此
曷勝慨然

吳蘭雪曰末數語最澹宕

惟清齋石墨跋

治亭尚書翰墨北方學者久奉爲楷模近年大江南北得

其片楮珍如球璧特尚書負荷日重河務尤瘁心力不復
留意文字矣求書益難江南老友錢梅溪工六法所刻詒
晉齋帖風行海內復得尚書臨摹數種勒諸石而以篇幅
略少爲歉戊辰冬券驢訪友長安過余齋見尚書贈答竿
牘頗多謀借歸上石且許甄綜原札裝成卷軸見貽甚盛
舉也余與尚書三十年交好千里睽違振觸舊遊每一披
覽輒摩挲不能已梅溪重其手蹟鐫爲石墨之華供人間
秘玩則我二人之精神不且藉梅溪以傳乎余甚慰焉因
樂爲跋之以堅其願

吳蘭雪曰尺幅間波起雲興層折無數嘗於隋唐人畫境中過之何
復得諸此文

石倉十二代詩選跋

四庫全書提要云石倉歷代詩選五百六卷學佺工詩去
取頗有別裁其明詩分初集次集千頃堂書目尚有三集
四集五集六集三百八十四卷今佚禮邸委校勘者則一千
七百四十八卷較四庫所收多至千餘卷矣古逸詩十三卷
唐詩一百卷拾遺十卷宋詩一百七卷元詩五十卷明詩初
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
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七集一百卷八集一百零一卷九
集十一冊十集四冊續集十冊再續集九冊三續集五冊三
四續集一冊四五續集一冊五續集三冊五六續集一冊南直
集八冊浙集八冊閩集八冊社集十冊楚集四冊川集一冊
江西集一冊陝西集一冊河南集一冊九集後不分卷以冊
代卷其曰三四續四五續五六續義例難通而雕鐫完好

刷印清楚自是閩中初搨精本余時方校補新安二吳氏
科名書僅錄十九家而止詩之正變升降書之錯雜踳駁
未及論也書歸十日而禮邸有回祿之變此書不可知矣
後有輯明代詩者不可不于此書留意故詳著其篇目以
待考

陳稽亭曰繁衍處頗有關係存此以待考核

李嵩生曰足補明史藝文志表揚之功大矣

書後

明狀元圖考附三及第會元詩書後

余承纂

本朝詞林典故因及明代佚書見吳立性吳承恩有狀元
圖考之刻而附錄三及第會元詩世所罕覩既嘉其足資

考證而又病其闕略欲增補之適禮邸以曹石倉十二代詩選委校勘雜亂冗蔓儘可芟汰然遺文賸句在在而有甄錄十九家亦世所罕覩者也鈔成二鉅帙補二吳氏所未備復馳書四方學使訪諸學官並弟子員零星郵寄日有所益其人應增而其詩未入者則俞憲百家詩宋宏之四明風雅朱隗明詩平論

御選明詩朱彛尊明詩綜施何牧明詩去浮趙瑾晉風選汪森粵西詩載施閏章宛雅李嗣鄴甬上耆舊詩沈季友樵李詩繫宋弼山左詩鈔顧光旭梁溪詩鈔吳玉搢山陽耆舊詩吳定璋七十二峰足徵集王昶青浦詩傳朱炎金華詩錄汪學金婁東詩派曾燠江西詩徵及家藏西墅集紫墟集戒菴集居業編占星堂集等書皆因篇帖浩繁且

在篋笥不急鈔也姑列其名目他日有所編輯當就此衍
爲體例詳爲敘次并其人之生平事蹟勒成一代之書非
專講聲律已嗟乎科名世所重也三及第會元世所尤重
也閱今三四百年或不能舉其姓氏矣能舉其姓氏而不
能述其語言矣有明一代三及第會元奇行偉節卓卓有
所表見不可磨滅者數人文章超越流俗者又四三人耳
甚矣世之以科名重者當觀其深焉余之意在此而不在
彼也

吳蘭雪曰補闕備遺足資聞見入後議論正大有道之言

例言

朋舊及見錄例言

是集之錄畧仿述菴王氏湖海詩傳而體式則遵用竹垞

朱氏明詩綜惟王氏於朋友贈答之篇無不備錄而應制聯句次韻題照諸作甄取亦似過多茲因別有聲聞集之輯故所收較王氏爲嚴既限於朋舊則亦不能如朱氏之博稽旁採故所收較朱氏爲略

朋舊中見示佳篇甚夥茲編所載僅及什一吉光片羽以少爲珍若夫全集久已風行海內鴻篇鉅製美不勝收遂獨取其蕭寥曠放諸篇非示別裁姑存梗槩

十年聽雨者謂之朋舊千里論文者亦謂之朋舊如簡齋山舟辛楣禮堂夢樓甌北姬傳諸前輩竹初石桐芷衫退菴蘇亭琴士柳村心盦諸君子始通縑素繼託心知又或因其父兄逮其子弟或因其弟子及其先生若此類者其詩皆擬錄存若曾無聞問雖傑作如林概從割愛

有美堂名集卷一
是編義存錄舊非擬選詩其有上薄風騷高陵陶謝者固
宜亟爲綜括即體格稍侈篇章稍隘亦未肯盡加淘汰意
各有在言豈一端

是集就余目前及見隨時編錄故所收止此凡我朋舊或
持節外臺或著書林下郵筒寄示敬待補鈔

朋舊中如吾山梧桐純齋諸君皆有專集而所見特少端
崖蘭公茶山笏巖諸君皆有傳作并不得一見屢勤採訪
始終闕然爲之扼腕

編次先後有科目者以科目爲序無科目者以出處爲序
略分三段落乾隆壬申科已前爲第一段落以余始生之
年定之乾隆庚子科已前爲第二段落以余登第之年定
之嘉慶己巳科已前爲第三段落以余成書之年定之仕

隱俱收歿存並錄

會科後附以鄉科鄉科後附以薦拔諸科豈比登科之錄
幾同選佛之場披覽一過如坐春風如逢舊雨用誌一時
之悅樂而已至於發明詩教津逮後人猥用相推則吾豈
敢

陳稽亭曰義例謹嚴神情曠逸

李晉生曰盎然吐握之誠

許愚溪傳

君氏許名在文字開武一字允茲愚溪其自號也由歙遷
績溪父太學生諱用光君性穎敏五歲就傅塾師指示字
畫聲音故參錯之君牽連成誦不俟句讀年十一讀書五
千卷矣作文喜組織古人成語或告之曰食古貴化奚餽

不
釘爲君乃一變爲清空之文舒卷有奇氣既復愛讀賈生
書遂工爲古文辭有人誘爲金葉格戲者頗親暱父覺怒
嚴治之使自艾而奇疾作君終不欲聞諸父廣貸醫書私
自研究閉一室攝精調神輔之以藥疾遂瘳而岐黃之術
亦大進年十六入庠文筆矯異不合於有司蕭穆曠放佗
僚失意往往託諸詩歌年廿四食餼教授城東出其門者
文必異於衆郡守何公試紫陽書院君瘡作稿未完何公
拔置第一季弟性豪邁而達於文墨君憂之借讀山中誘
習騎射入武庠諸女弟誨之內則及名媛詩悉著賢淑稱
君於宗族輩行最晚年少者常玩視之君勿與較遇急難
仍極力排解族人卒感化焉晚益精醫理爲人治病輒效
嘗遇稚子於途張口失聲狀甚苦君告以醋和鹵調羊羹

食之翼日糞下胥炭丸也有老翁溺血久不愈君診脈曰此精縮耳投以季奴數劑而愈君病危人勸之藥則曰有命焉是不可醫也君生平治經易詩皆有著論詩學溫李然不輕作喜讀異書以影質所入購數萬卷藏一小屋中後以不戒於火與詩稿文集無一存者其子會昌每述及此輒心痠君性孝友視科名泊如也洎父歿遂絕意進取以明經老士林至今惜其才謂至性尤不可及云

論曰君之子會昌能文工詩余識之二十年後遇於太學師事余試輒高等居上舍有以知君之善教也顧君以跡弛不羈之才倜儻自喜謂功名可立就乃摧挫於有司數十年人罕知之及會昌舉孝廉述其父之軼事而後隱行積德乃大白於吾黨不然世方以疎狂目之也嗚呼人顧

可無賢子哉

趙味辛曰修深勁鍊深得龍門三昧

存素堂文續集卷一

存素堂文續集目錄

卷二

序

容雅堂詩集序

香江詩鈔序

谷西阿詩集序

王子文秀才詩續集序

王晉山吾齋詩鈔序

竹屋詩鈔序

湖居
巢雲館詩稿序

鶴徵錄序

張鶴儕布衣詩序

揚琴川為吳子野西昌溪村景詩序
是程堂詩集序

胡上舍七十壽序

跋

閱微草堂收藏諸老尺牘卷跋

書

復汪均之書

復南中友人書

復黃心齋書

復碩劍峰書

復汪均之書

行狀

洪稚存先生行狀

墓表

贈武功將軍雲南通判岸亭陳公墓表

誥授朝議大夫禮部員外郎前翰林院編修江南道監

察御史謝居墓表

誥授朝議大夫寧夏府知府何君墓表

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浙江分巡溫處兵備道例晉通議大夫

雲南提刑按察司使李公墓誌銘

記

校永樂大典記

借錄山房西集記

陳石士編修收藏尺牘卷記

又新堂記

校全唐文記

存素堂文續集卷二己巳年

法式善著

序

容雅堂詩集序

有學人之詩有才人之詩學人之詩通訓詁精考據而性情或不傳才人之詩神悟天解清微超曠不可羈絀唐之太白樂天宋之放翁誠齋各得其所近

國朝渙澤尚書以神韻為主悔餘編修以透露為主則又各得才人之一體者也而近世或以其平近少之豈知水性虛而文生竹性虛而節生是有天為不可學而至也麗川中丞在臬黨中單行於予為乾隆三十四年始晤予

宮學懇款周旋一往而深相與論詩益無不合未幾先生授南

官宦比部出為方面馴路通顯而詩大進天下稱為才人余後
先生十年成進士入詞館中外睽隔不通尺素者且十餘年間
有倡和之篇皆藉慶寧大令郵致最後先生出使萬里外所為
詩益工音尚益踈比歲始獲盡窺先生之詩無不折之筆亦無
不達之情清雋遙深使讀者尋味於意言之表所謂不假人工
天趣自足詢才奄有其勝出閩之作恢怪竒詭汪洋恣肆尤極
才人之能事非尋常學人所可企及惜乎先生之遽成古人也
先生性踈脫平生著述不自愛惜散失殆盡賴嗣君賢搜羅不
殘賸鈔而存之得如干首以余與先生論詩最早屬序簡端而
為推論其才之不盡由於學如此

阮芸臺曰詩中境地言之鑿鑿而於天人難易之間未嘗不
三致意為真知的見非比泛常應酬

香江詩劍序

詩者天地之中氣也洛陽東連秦楚西阻函潼南據淮北逾衡漳而居天下之中豪傑挺生多磊落瑰奇其以文章著名如信陽何大復祥符高子業固皆以詩雄于明代至

國朝睢州湯文正公以理學顯而其詩文亦雄直可傳皆得天地之中氣文正後睢州詩家推蔣氏庶常公香泚詩鈔二卷清而腴麗以則功業雖未昭於時而述作恢張要有不可磨滅者在况乎其子若孫皆以翰林起家位躋通顯屢司鄉會試文柄莪林以宗目之咸推美於庶常公之學與教能行其澤于奕禩而勿衰後嗣有能為文正之學者止遠大復子業不難矣吾故曰中州之詩天地之中氣也讀斯集者可以興矣

馬秋藥曰簡樸不支蔓

谷西陶詩集序

詩以工勝亦以拙勝以澤勝亦以味勝吾則有取于拙焉味焉
非謂工而澤之不可為也天地之大也萬物之紛華靡麗也而
方寸之地淡與泊相遭而已任天而動無所執焉遠然而成
之者道也矜心以往有所迫焉勉然相就就之者事也道愈變
而愈通事屢變而屢散詩之拙而味者其有道之言乎西阿前
輩官詞垣五年乞假歸讀書龍山寺中越十五年再入翰林擢
黃門左遷比部構彩雲別墅于城之西南隅頗得地偏心遠之
趣偶一握管濡墨意思閒遠不事刻削神理淵永非有道人而
能如是乎則其言之拙也宜味也宜昔坡公慕泉明詩終身季
之不能及然後知詩之工而澤者非其至者歟

阮芸臺曰以拙勝以味勝得詩中三昧恐漁洋口中不肯如

肯如能此了了

王子文秀才詩續集序

二十年前子文訪余于淨業湖上以詩為贄乞余序余以其人未習而性情心術不相知也未能著筆敦索至再因取文簡公論詩大旨勗勉而著于篇二十年来子文數抵京師至則輒詣余所握手不叙寒溫即朗誦別後得意詩高下長短由湖上水穀林間黃葉穀相間余傾耳聽童子則掩口笑文不問也夫子文以劉寄菴刺史為師以王熙甫侍御為友則其生平不誣可以自信于心者有由來矣聞山川佳勝雖道里遙遠不謀褻瞻違磊落若此者凡幾人乎余雖不能雨子文晨夕過從此唱彼和知其不葉無塵俗氣能決之于素昔者今不遠千里冒雨至京師求余序其詩余年衰多病子文固老健勝前而已六十外莫白髮相對歲月如流舊約恐渝此董序之

阮芸臺曰寫其詩之分量而其人_之性情不差銖黍筆重心
長一氣蕭洒神來之作

王箬山吾齋詩鈔序

余識山左詩人李少鶴最早既而識劉松嵐既而識王熙甫既
而識王子文之數人者或數日而一見或數月而一見或數年
而一見其遭逢會合不同而詩為性命相砥礪求合於道固
無不同也四五年来少鶴死松嵐與帶死遠宦子文不能時時至京師
是天將孤陋余矣今乃得交箬山豈非厚幸歟余性嗜友朋嘗
從事於文季侍從之役者久遂嗜吟咏聞佳山水尤愛慕之願
生平足跡未出里閭謂友朋吟咏山水者託諸性情而已山
左故多詩人箬山承其家孝浸淫寢饋于四始六義之旨翹兩

晉六朝三唐之境界心能契之口能言之手能寫之退直之暇
庭戶前庭植花藥梧竹斜廊曲檻位致具有詩意蕭然課子弟
讀書古之人孝悌力田天趣多而物累鮮其殆其大也吾尤愛
其五言律詩能于少鶴松嵐與甫子文之外別出杼軸而清微
雄厚幽淡之致不減于諸君蓋心之所從出非齷齪諸散音矣
貌矣吾不得以見鶴諸君得見見菁山不可以稍慰籍于菁山旦暮
有四方之志奇山異水供其錢刻集益富詩益工余將退老田
園把書過日獨享無友奈之何哉序其詩且自憾詩之不能精
進如此既以告松嵐且諗子文

秦小覲曰論一人之詩而及衆人心紀一時之事而及他事
是謂筆外有筆

竹屋詩鈔序

秩于之卒章曰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似言婦人女子之不必
盡以詩見也第周南首列葛藟卷耳篇中黃鳥灌木金罍兕觥
瑣細鋪陳說者謂召南之采芣亦猶周南之有葛藟也章雝亦
猶周南之有卷耳也然則婦人女子之宜以詩教天下殆古聖
人所不廢乎淑媛竹屋主人誕生世胄作配天潢幼以文墨為
嬉娛長未廢業寡居後閉閣課子諸任雜史時時及之題松贈
竹簾素積多心血所濡不忍終棄遂命子姪輩分日鈔存不編
年不分體遺其所遺而已介其族人問序于余余昔充
雅頌集纂之賴之後如蔡夫入蘊真軒詩鈔我母韓太淑人帶
綠草堂詩鈔格律渾成者蓋不數家茲竹屋詩鈔思深日遠筆
墨幽閒儵然于塵壒外出之于性情守之以禮義譬如空谷之
蘭自開自謝感時之鳥或泣或歌行乎其間不得不行止乎其

所不得不止而已矣境界實出於蘊真軒帶綠草堂并披後生
鯁鯁然必工拙于字句間淺之乎論竹屋詩矣余序而傳之蓋
有不僅僅其詩者也

秦小覲曰淡遠不着議論愈覓言之有文渲染水墨畫技倆

胡君
雲館詩稿序

余不識胡君而識為胡君作序詩序之左君左君亟稱胡君不
求人知而又何求人序其詩何與蓋不求人知者君之立品求
人序其詩者君之好孝也姚編修伯昂左君之婿也時時過余
齋論詩一日持胡君雲館稿乞余序且述胡君致書欲得余
與遂寧張侍御言為快侍御天才余遠不逮顧私心慶幸也
苟得好孝如胡君教人坐一堂上晨夕切劘相與講求四始六
義之旨趣以期合古圣王以詩教天下微意播階遠近蔚為風

俗豈不盛哉。今左君老病閒放，條然自樂。其天姚子負天下重望，擅才抗年力，且富方有志于李，問詩其一端，身固陋如余者，猶日事諮訪。故胡君得于三千里外，朝問一緘，暮問一緘，商競病，办律法如獲，同堂晤對姚子，其為余致語胡君，空山岑寂，歌嘯倘佯，坐老梅花下，擲寒泉洗滌，秦漢時明月得詩貯瓢中，暇輒甄綜郵寄長安故人，如余及張侍御，倚教唱和姚子檢而錄之，勒為一編。他日必有奉皮陸故事相擬者，惟憾南北隔而出處不同耳。然固可相喻于詩中矣。今而後胡君其勿望人之知乎。

秦小覲曰：寬一步正是際一步，乃知上于為文者，全在題外運掉題上盤旋，乃能其箇中監題之腦。

余五六歲時先太泚人教識字每奉古人鄉里官爵表字相問
難後漸知著述遂喜筆及細瑣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也又屢
司書局河間紀文敏公嘗以順治初年縉紳書付校閱曾為之
跋南昌彭文勤公嘗以明代貢奉者俾綜核遂有所述自有制
本以來凡科名掌故之書雖殘紙度嫌無甚閱繫余必收之遺
聞軼事往往而在李子既方明經秋錦徵君從孫也承其家孝
博雅好古於百餘年來文獻尤留心諮訪乃有鶴徵錄之刻以
余同嗜好千里郵書乞序竊念儀徵阮雲臺巡檢有康熙己未
詞科掌錄之輯無錫秦小硯侍郎有己未詞科錄之輯詳備無
遺余堂校而序之此編後出簡核有体要依竹垞鶴書手藁及
家乘記載綜括而成之者旁搜遠引稍遜於阮公秦公而言必
有據事必有徵矍然井然實與二書相發明蓋阮書以博博勝

秦書以必晰勝而此書以矜貴勝皆足以敷陳

朝廷之盛曲矣若抗大宗之詞科掌錄我于自述其事而世或
憾湍畧之未免為既方出其記誦緒餘為增損而錄之不可與
茲錄並重也哉

秦小峴曰識小本領吾輩所當共勗勉者從容敘述老重不
佻無意為文而自至

張布衣詩序

詩之可孝而致者格也律也不可孝而致者才也單縣張子鶴儔
天昇以奇傑才而又得一時之老師宿儒口講手畫歷有年所
而成其為張子之詩味子生有異兆七歲病篤先人命為僧習
梵曲并試以他書過目輒記憶不忘秀水盛柚堂奇之課以詩
文遂命孝焉應京兆不利絕意進取布衣終其身之書善畫嗜

飲不善治生落拓貧且病依其壻以卒而子又夭止斯固奇矣
夫味子少智慧而不及讀書能讀書矣而瀕于困阨所謂智慧
者澌沒殆盡徒留其筆墨于山巔水湄以發洩其慷慨激昂之
奇氣於人所不及見不及知之地何其悲也余識山左詩人甚
夥乃不識張子張子沒已八年矣而始見其詩見其詩如見張
子乎而張子由余序其詩信可傳乎嗚乎亦豈余而味子所及
料也哉

秦小峴曰長言永嘆以蕭疎之筆寫悲壯之音此謂筆奪造
化白雲行而春風煦物有此夷猶澹宕

楊琴心山為吳子野畫昌溪村景詩序

昌溪村者吳子野駕部舊居也在歛邑迤南得山水清趣子野
寓京師久故鄉風景往往縈怪畫師楊山人湛思為圖其八景

許孝廉會昌丹徒野鄉人也見之巖溪徐木出深曠遠宛然若
識其處一題詩紀事吳子更乞余詩既應其請復乞文乃有
歲馬萬物生天地間与往而非寄或画寄也詩歌亦寄也吳子
許子揚子生鄉而居京師示也居京師而念江鄉画与詩歌与寄
之寄也余生長于京師似非寄矣而觀揚子之画忽与典往讀
許子之詩又忽与情來而又不能不有託托於百物四時安平
泰樂以長養其身舒暢其心也又豈非寄歟老子曰吾不知
其名強為之名道也揚子不知昌溪而圖昌溪強名之曰昌溪
圖道乎吾不知昌溪而詩昌溪強名之曰昌溪詩亦無能道乎
秦小岷曰天矯盤旋統者在列

是程堂詩集序

郭頴詩清雄查梅史詩瑰麗琴鳴年減於二君所為待則弗減

文曰二君稱莫逆也嘉慶九年二君自刻詩集琴鵑牽率鏤板
既而悔之然世所傳是程堂詩集四卷洋洋洒洒固已凌厲無
前矣六七年來遨遊金陵淮揚兩寓京師與當世賢豪推襟送
抱酬和濟多其間伏居里閭讀書岩寺蕭寥曠放有遺世獨立
之概一切富貴寵利若無足動其心者乃遇蜀岡誦岳軍賦過
涼館觀海嶽書過南埭讀荆公詩有餘慕焉方其水行山處檝
馬船車襪被虜溝橋大覓之杏花淨業之荷花退谷之櫻桃時
時繫念若夫衣冠簪紱向候奔走未嘗汲汲也昔王輞川畫中
有詩人稱後為詩佛琴鵑之畫中與輞川孰勝詩已寢寢入輞
川堂室由翰林改邑令心有實政及民宜不復措詩為詩顧良
其近詩八卷踈淡閒適之作居多乞余叙而請益焉噫嘻余烏
能益君哉吾友吳玉松侍御詩人也見余于秋館吟卷而曰卷

多名作惟琴君押韻確當用事真切之意求工人皆弗及斯為
極詣陳穉亭虞部嘗曰客能詩余之心客能畫余之心予有則
吾將隱焉於是求畫師為柱門圖二三年明城殆遍一日得琴
鳴筆曰斯可矣遂乞休詰朝束裝載酒如拱壁出國門養女詩
與畫為世所傾倒愛慕如此吾不知輞川當日有人傾倒愛慕
於詩畫能如是吾又不琴鳴之詩畫能令人傾倒愛慕傳于天
下後世如輞川否又不知頻伽伯揆見琴鳴今日之詩畫亦如
吳侍御陳虞部之傾倒愛慕嘆為極詣視如拱壁者第琴鳴年
方壯盛彈琴而治上協時雍於安之麻廡歌而揮焉其故事當
何如也余豈敢僅以詩焉期許之也哉

秦小峴曰前路逸宕似永叔入後排慕似退之正不能以唐

宋人實其造詣

胡上舍七十壽序

予官祭酒時以文章與海內向孝之士相切劘稱甚盛丹陽郡
尤多奇士內行淳茂不僅以華蔭相誇耀涇縣吳氏一門為極
而予之撰著亦行于其鄉後又有王氏味氏負篋遊於門別皆
涇之鄰邑太平人王恩文苑甲子授于鄉味君生應揚戊辰
授于鄉皆績孝勵品惇謹不苟且之士味君一日告予曰應揚
不敏年幼讀書無似深賴舅氏胡同淳以券以成竊念舅氏性
好善喜建先賢祠宇輸金創書院為者生徒治膏火惠蹊險道
刈之使平繕之使整行道之人感且切焉今年九月七十誕辰
庶揚受提拔尤篤敢請先生言為賢勸非獨應揚一人之私且
勉為吾邑倡行善也吾未交於胡君交味生如交胡君也諺云
外甥似舅此言當不欺予唯唐之劉太冲宋之梅丘俞博洽

上詩類平原歐陽永升咸稱頌弗衰後世播揚無異詞今胡君
為丹陽產吾不知其于劉太冲梅圣俞何如而古山之膏壤水
溪之下有隱君子出徘徊石瀟潭林木蔭翳与古梅花相掩
映人必疑為遊仙者則吾雖不敢与平原永叔頡頏而味生樞
衣撰杖于其側酌聖賢詩去類歐揖讓之風不遠也爰為之序
秦小峴曰意存神公如生全從法居看筆又全不從法居沒色工于取勢斯
不為題所縛束

跋

閔徵草堂收藏諸老尺牘跋

余今年三四月闲户卷病曾泉輯三十年朋舊尺牘荃鈔為書
而又擇其華雲古雅人往風微者數十牘裝為卷以供欣賞香
林郎中以閔徵草堂收藏尺牘長卷見示與余意同直命之跋嗚乎是真

能不忘其先人者矣。文達公讀萬卷書，歷官清要五十餘年，熟
習朝家古今掌故，中外請益，向字共日，凡有幾計，其往來箋素，益盈
箱累，篋矣香林，獨取此數公。又于數公獨取此三五簡，則於信
之篤嗜之專，而念祖謀愛親重親，共胥於是乎見焉。卷中文字
文正，文情文勤，文端，瑤華，景溪，耳山，諸老，余皆藏其手墨。惟東
原，吾之然，余初入永樂大典館，為提調，曾共東原先生校書三月，論
經說史，今視其遺翰，猶想見其為人，實足與諸老並重也。

陳鍾溪曰：篇中以不忘其先人為主，立言有體，感舊恆人，依
細欲絕。

書

復汪均之書

均之公子仁兄，足下十年前僭題誦先圖冊，久知德門澤長世。

多傑士頃接手翰高情靈詣吐屬不凡惟寵譽過當傑不克當
年尊清邁迥非時流所能企及唐之柳州宋之半山庶幾近
之由此而莊韓公毅不难矣竊嘗思之文之有理犹人之有心
也文之有清竒濃淡犹人之有耳目口鼻也耳目口鼻有不同
心有不同乎元明人不逮唐宋人漢魏人不逮周秦風氣有升
降人心有升降乎竒傑魁梧之士出不為風氣轉移持此心於
上下古今之際相維相繫摧折磨澀而不改而後幾于成幾于
矣又不敢自信惟諸詩書必諸朋友或經數年而有進焉或經
數十年而有進焉非此心為之此理為之也耶足下軒羣之材
抱用世之志第敢以區區文章為足下勗乎而識見不可不真
趨向不可不正富貴可也貧賤可也文章之極則生人之立命
祗為與願足下詳察焉願君詩筆雄逸高邁道有深造古人處第

恐非流俗人所易知，僭採十餘章，並大作俱錄入拙選。早晚
謀付梓也。拙文友^{素齋}刻于揚州，拙詩友^{芝臺}刻于杭州，俱非弟
意，板亦不求寄京，弟^{不取世}處僅見，而無存者，或于南中覓之，愛我
者當秘其醜，焉^{不取世}請希為道自重。

馬秋葉曰：妙論至文入情入理。

與南中友人書

寄棧至，獲讀函札，心欲奉慶，鴻起又奉書，并羣雅集，未選政精
嚴，箋翰^{爲我}執信，讀書人^我業且^我愧，弟^我奔^我鄙^我衰病，以三十餘
年未^我難^我几^我繁^我筆^我墨^我，遂^我冗^我杳^我汎^我，盪^我非^我敢^我與^我古^我人^我爭^我長^我也。年來有刻
拙文于揚州，拙詩于黃州者，弟^我其^我揣^我焉^我阮^我中^我丞^我，又^我為^我刻^我詩^我于
杭州，藏其^我書^我，靈^我是^我皆^我可^我感^我而^我足^我下^我，又^我復^我選^我拙^我詩^我附^我諸^我名^我公
白^我後^我不^我益^我增^我弟^我之^我罪^我，過^我乎^我然^我，答^我書^我俱^我止^我其^我以^我版^我送^我京^我，弟^我願^我廣^我布^我。

書牘刻卷

其中如有可存數百年後當有人知之京中竟無副本故每
遲就○○又有朋舊及見錄六十四卷纂于十五年以前其體
例仿明詩綜秦小峴為作序唐○刻○前集與書至今年始
成而三十年朋舊贈答題咏之作別為彙編集冒業氏同人集
例也鈔為十二冊尚未分卷第讀書記性最下又有備志錄一
書或抄自秘集或聆諸師友不加議論办正其事是非駁難使
閱者自別白之亦藏拙省力之一法也其力梓行字繁性富又
艱于騰寫去緣質大雅耳詩話雖傳于南中其寔尚未削其
諄索遂轉託鮑起鴻起孝廉手錄數十則求正寄槎倉梓南歸
未能祖錢子餘浪遊東越其詩畫當益進頗思念之當寄教也
懶候更安不盡

馮秋堯曰敘述明細可備查稽掌故

復黃心齋書

心齋仁兄足下三年未通音問雲情高瞻山水空濛去漫致訊
耳均之公子寄到楚中尺素殷拳雅注念鄙人豈可謂深且摯
矣今詩所見集可省全本否必當從此畫坊續者所獲不妨二
集三集四五集也鄭孝威詩現之例可循集今年閑戶卷痾兩
月偶閱二十年前手定朋舊及見錄秦山峴曾為作序久刻于
小峴山人文集中共重加校勘益以後來所獲繁雜共刪之釐
為六十四卷庶酬白傅一首不啻做朱氏詩綜王氏詩傳而略
凌其例詩有萬首擬刊板于旌懷已有成議矣至于題贈之作
三十年來合詩賦文詞亦約有八十卷筆牘佳妙共間收一二如
均之之寔書可也其中美醜不齊鄙意但頂潤色不煩去取存
其筆墨如觀其人耳篇什太多恐難于一時刊刻俟諸異日如

均之其人毋重理於數十年之後亦何不可僕今年五十七歲
未敢言老然素病日劇得均之輩數人支撐于天地間不才藏
拙庸下大可娛與均之待友當以國士目之聚散何常南此
又何常也顧劍峰仰君遠當皆奇現其將文可知為道傾慕不
一一致札尊選今詩所見集懇賜一全函弟妻皆零星不成部
之散本切囑切囑切切察不宣

馬秋藻曰言必由中義各有當無理取鬧壯夫不為

答顧劍峰書

善白劍峰秀才足下均之公子委寄來手教殷懇數百言
何其忠且摯也猥蒙以退之子晤相推而以李翱皇甫湜味素
秦現自居冊乃期許過當而望道若猶未見耶今之公卿者之士
也士而未嘗見好于公卿一旦公卿矣安知士之為可好哉即

曰好之必先知之也必且樂之也不知為士不樂為士其比也
矣非好之難固知之難樂之難耳士_士頭_頭鬼_鬼異之行其氣象必不
侔于衆言論風采往往与流俗人_相相_相合_合世且疑其迥遠不近
人情_必此_必士也亦何辭足下久困于有司而好歐陽詹李觀
馮宿味香友之文世有昌黎亦第与足下比肩執手焉安能出
一頭地哉况昌黎世又不數數觀_及大_及中_及所恃乃其所止相
似必丞相_似亂_似人_似聒_似天_似弊_似絕_似宦_似作_似語_似議_似能_似扶_似經_似之心_必必_必卸_必都_必之
非_非酷_非管_非仲_非之_非有_非識_非涉_非論_非能_非聞_非史_非之_非奧_非王_非于_非与_非名_非大_非亂_非寧_非寬_非小_非姦
二_二語_二宰_二相_二之_二言_二知_二膚_二考_二求_二儒_二知_二一_二而_二不_二知_二二_二其_二所_二敢_二為_二也_二以_二
年_年科_科第_第老_老鮮_鮮見_見聞_聞或_或感_感母_母北_北方_方考_考其_其奔_奔陋_陋拘_拘墟_墟浮_浮名_名虛_虛譽_譽其_其
足_足澆_澆擗_擗方_方欲_欲求_求一_一二_二實_實考_考如_如足_足下_下其_其相_相与_与磨_磨礪_礪浮_浮砥_砥磨_磨几_几稍_稍考_考
成就千里神交何幸也之尊待下筆不廢在窠臼憂憂特造此

如山谷之孝少陵取神合身已採入及見錄中餘多不備
講布

陳鍾溪曰確解高識運筆心如屈鐵鏤永

答汪均之書

善白均之仁兄足下叠示教言深情性論足以增小儒之知
塵土之胸足下以道自任如星文夜之典也省日也矣弟且服
其有勇有識遠復他識夫莊騷以前身莊騷班馬以前身班馬
韓蘇以前身韓蘇士貴自立耳何必与古為徒哉但須脚踏實
地不厭不倦弗求異于人而人自不能同之矣來書所云文貴
有真氣及為文之本有二語極文章之解事極此術以徒思過
半矣單秀才久知其名善作未見足下所識當不誣也心愈選
詩初其鑒別不可太濫太濫不惟不能成名且足敗名嚴慎二字選

家要訣現劍峰孝力臻第一流不在蒼文西漢以下詩文高
氣貫注頗具武進黃夏重風骨夏重名珮為吳梅村代筆梅村
嘆弗及此文稿常州人有之惜無刻本且不見之吾方今有力
此當為校刊之可以敵叔躬者不唯弟老病侵尋冬寒愈劇
日臥牀榻枕幸未遂遠筆墨諸希為道自重餘多不宣

陳鍾溪曰愛才好古一往情深謂之印以勉之身分自見
狀

洪雅存先生行狀

君姓洪氏初名蓮改名禮吉後又改名亮吉字君直一字雅存
號北江晚自伊江歸乃號更生然人皆稱為雅存先生云先世
居歙祖娶于常州乃居常為陽湖人君生四歲伯姊教識字
五歲能背誦大孝中庸六歲而孤母蔣太宜人携居外家自課

君詩以繪機教燈影圖也太宜人嘗齊宜其室家命之屬對
君遂對云飽孝仁義蔣太宜人頗奇之十三孝作詩得以抑鼻
勝蓋少年時即能為盤空硬語烏二十四補博士弟子員與同
邑趙恒玉黃景仁為友至江寧袁大令枚以為逸才朱竹君約
督安徽孝賞其文似侯魏與黃景仁俱延入幕中嘗稱二子
才較書京朝官謂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君既居孝幕交江都
汪中餘姚邵晉涵武康高文照高郵王念孫會稽章孝誠與化
碩九苞歸安吳蘭庭孝日進會

朝廷開四庫館命浙江搜采遺書而安徽省設局則君摠其事
錢侍郎維城彭孝使元瑞蔣編修士銓爭稱之乾隆甲午科中
江南副榜第一人以君弟孫星衍黃景仁趙恒玉楊倫呂星垣
徐書受為七子四十二年佐浙江孝幕聞蔣太宜人病馳歸距

常州三十里徒步入城途遇僕以太宜人卒告君方渡橋遂
墮水随流下數里人救之出久乃蘇歸家水漿不入廿五日終
喪不肉食不入內寢自以未及親含歛哀戚終身遇諱日輒減
食雖客中途次不變中式四十五年順天鄉試會報罷與孫君
星衍遊秦中居畢制府幕為校刻諸古書而日遊秦中名勝詩
文益富康熙科成進士○廷試一甲第二名入翰林為編修壬
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闈中奉

命視考貴州翰林未散館而為孝使母前韓城王文端近則吳
縣石殿撰韞玉及君且及而已秩滿還

朝入直

尚書房嘉慶三年翰林廷試

欽命題有征邪教疏君下筆數千言視母皆動色旋以弟喪歸

里君於兄弟朋友之喪皆力行古道黃君景仁客死秦中君實
經紀之使步送至家云今

上親政朱文正屢言之既入京自以翰林言事責乃以已意
論時事上王大臣乞轉奏

天子鑒其愚慙僅謫戍伊犁不一年赦歸而所上王大臣書
天子特置之座側而嘉許焉君感激

卒恩既返里南杜門再書以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卒于家
得年六十有四娶蔣氏先卒子四長飴孫戊午奔人次符孫昨
孫齋孫女二孫凱曾序曾孫女一君生平著述極富其刊行者
奏施閣詩文集若干卷附鮪軒詩文集若干卷更生齋詩文集若干
卷三國疆域志二卷十六國疆域志若干卷乾隆府廳州縣志
五十卷當皇唱臚日余方侍班一見即與訂交君子鮪孫居喪

次不能為文以余久故知君深乃寓君年譜所為行狀以待
他日求當世能文有道之士為銘幽其之來擇謹伏

阮芝臺曰不朽之人得不朽之文以傳之愈樸愈精采也

表

贈武功將軍雲南通判岸亭陳公墓表

吾二十年前於翁覃溪先生所知陳君廣寧能考必金名文字
後于儀徵阮侍郎所知陳君待逾十年陳君來京師視余借何
氏園觴余十日乃闕行蓋陳君以嗣父雅廢齋官而擢副將時
也又逾年陳君擢提兵來京師以本生父贈武功將軍表墓文
為請今年八月郵銘傳行狀至且徵前信余何敢辭公姓陳諱
奎修字念祖自號岸亭籍浙江之山陰以曾祖理官廣西遂移
籍為平泉人祖廷綸康熙庚辰科進士官五廬州府知府父齊

襄本賢良方正官至廣饒九南道皆能以讀書飾吏治公兄弟
九人公行三少質性過人既長通經史奉乾隆二十五年本省
鄉試明年上春官不第遂核豫工例為縣令官益公以沈博之
姿浸淫子載籍其深承其先世代有名賢樹蹟于東南公得有
所則效歷教郡邑經畫數十大事民心靡不感動其宰桂陽也
嘗分撥口糧之例桂陽今至今德之其調益陽也倡捐廉建城
之議益陽人至今德之今太和雪楊氏婦之冤昇阜陽調荊湖
減獄囚之死又能振荒修閘禱雨平糶太和阜陽荊湖入至今
德之而治和門蛟患一事最為大吏所重顧竟以此得勞疾
公生平不徇利不避害不薄以待人不厚以待己其力雖據不
實之不可定為盜必鬥死者之不可定為拒捕時人或疑之久
乃見信擢雲南通判未抵任卒時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也年亦

十有一以子廣寧貴肥武功將軍配凌安人肥封夫人子二長
廣福例授州同知次即廣寧公仲克聖傳官臺灣縣丞死林爽
文之難應得蔭無嗣以廣寧為之子觀雲騎尉存升福建副將
提兵公少以文字見知于桂林陳文恭公新建張文達公武進
錢文敏公能詩善書善畫善堂詩文集八卷審駁成案二十四
卷歷朝詩選三十卷廣寧將次弟用雕以顯公之志先大夫與
公同乾隆庚辰科同奉廣寧是以以文屬余余於公為年家子
而念公之治績卓卓可述又知廣寧于廿年之前故不辭而為
文其隨上之碑其家世子姓之詳見墓誌亦不具

阮芸臺曰語簡而意長開然之光蒼然之色不可殫視

誥授朝議大夫禮部有外郎前翰林院編修江南道監

祭御史謝君墓表

余甫長沙謝君同於乾隆四十五年成進士入翰林年齒相若
性情契合出入而偕避讎必共歲月遷易升沉榮瘁遂有不能
同者而其用心之所在未嘗不同也君既棄世余猶奄息人間
安得而言君氏謝名振定字一齋祁鄉隴湖南湘鄉人系出金
稽徙長安遠祖諱惟典妣始遷楚後乃定居慕潭祖如渾貢生
父再詔乾隆壬午科舉人君兄弟五人君其季也十歲能屬文
弱冠夜試褚錫心考士拔為弟子員第一自是君兄弟五人皆
在考丁酉科君而仲兄振仲同考于鄉庚子君成進士選庶常
君父在家病卒君奔喪歸丁未散館授編修戊申副胡文楷公
為江南考官得士稱盛當科考士為湖南考時任吳御史雲以議
生佐其幕徵賞君文定為弟子員第一其吳御史也及戊申君
主江南試而御文乃出君門士林稱文章之契合不誣甲寅五月

改監察御史九月巡視江南漕務多善政所民稱便請建風神
廟于江干君渡輒得順風京口人至今有謝公風之稱旋朝巡
視東城大孝士和坤妻弟而其家人橫于市懲之焚其車越三
日有初其縱放不合乃罷御史賊君固喜讀書至是益肆力
於古文間以待酒自娛樂琴所居門額曰心我書室以見志今
另行丑指望帝御隨知君名以主事用僉分禮部甲子科典試侯西亦如
試江南時陞本部員外節授戶部坐糧歷刷洗積弊殆盡凡蠲
不藉手胥吏監收天津北倉漕船火徒步徃救其修康家溝壩
張僧故道開果渠溫榆可為文以祭自此昌黎故事而工者治
迹以積勞致殞以其年嘉慶十四年卒年五十七君工古文喜吟詩性
嗜山水不畏險阻必窮其勝在都遊必由余節時必有詩文
以紀登泰山華山造其巔記文皆付于世明大喬士李東陽君

之鄉人也余訪得其墓君慨然慕而修之病中猶捐嗟鑿井灌
林木土人味為薊泉君古文在歐陽詹獨孤及之間約余仿黃
烈洲選明文海例輯

國朝文為一編曰今文海繼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鑑種天爵元文
類自江南載十數書麓而歸執余手相授托以其重為不可不
慎然終未能助君卒業是余生平之一憾也悲夫元配氏周封
恭人二子長與曉嘉慶戊辰各人以典垣監生皆周恭人出女
一適李宗茂孫邦鈞垣出孫女二曉出君病劇以自甚知恥堂
詩文若干卷付吳御史雲板字云

秦小峴曰二君交情道誼具見于尺幅畏後集中上乘文字
朝議大夫寧夏府知府何君墓表

余吏文何太守二十年矣太守少余十三歲而精力血氣余衰

帝倍獲官甘肅不知其病忽傳其病且死而凶問至矣嗚呼傷哉天不可信矣君豈可死之久哉而君竟死矣君之子乞余表墓經年而不能為葬乃忍慟書之君諱道生字立之號蘭士先代由中州遷靈石曾祖諱傳貢生州同妣陳氏祖諱世基附貢生州同妣鄭郝父諱思鈞乾隆乙未科進士翰林院檢討妣王梁張三代皆以君貴贈封朝議大夫妣皆贈封恭人君昆季六人君其仲也七歲梁太恭人歿哀毀水成人入塾為耆宿所器隨檢討公居京師檢討公督課嚴江南名士入京求為弟子師者莫不知有何氏書塾君年十五下筆為文已自不凡王蘭泉程魚門法瘦銅君父執也折輩行交年二十一歲本于鄉明年丁未儲其道况冲今改名元煊登進士一時傳為科名盛事君以詩負重名既改工部主事習內服精算法日入異術一

二老成僚友講求切實之孝上官胥賢之君散衙仍鍵戶讀書
遵檢討公教也君四元順天鄉試同考官壬子甲寅乙卯戊午
四科也得士如王侶蘭丁春履果承福王丹文鄒植行鄭錫鈞
趙秉淳味樹穀朱彬彭蘊輝法師泌劉燿楊景仁皆一時之選
余官登酒錄科列前茅君蓋十居八九云嘉慶元年擢本部員
外郎升郎中御史四年冬以大臣密保

召見命巡視濟寧漕務五年授九江府知府六年丁父憂十年
服闋授寧夏府知府

召見君奏宿病未廖願就京師奉

職

溫諭以汝之為人朕所素知寧夏要缺汝好為之如果不勝再
請不違君遵

諭往君生平勤慎廉潔官部曹簿書錢穀叢脞紛拏親為籌畫

及巡漕供帳饋贖裁汰殆盡山東巡撫莫公語人曰何御史少
年風骨峻拔如此且考向人品皆不可及方今第一流人也爾
其建之九江凋弊素稱難治值湖湘亂民隣擾毗連九江兵差
絡繹不辭勞苦而心力固已大瘁焉夫淮寧夏一也九江時乃
旬日假銀案為故事滿城兵餉由府庫支領府庫又由藩庫支
領君未任事有急需費卹於前太守取兵餉墊之君既任事餉
不敷以廉俸委縣令於錢店兌往內微雜以鉛將軍遂入奏奉
旨解任駐候查辦事白復任又以劉公大懿升臬司姻親例迴
避去任而疾篤矣君工詩善畫豪于酒又好隱憂數年以來時
住京師就余晤見無日不憂無日不詩更無時不酒與事不憂
也乃以嘉慶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以病驟亡于寧夏時四十有
一耳可傷也已信封朝議大夫配陳封恭人子二長熙績次耿

絕似禿書克家女五長遠使映輝以字提室元帥幼孫男曰和
星福寧熙出福雲福安耿絕出余與君及吳穀人王暢南晴船
山詩今最久君死余為証其方雪齋待集焉

陳鍾漢曰考亭為屏山表墓於此明細夢成排闥

墓誌

誥封中憲大夫浙江分巡溫處兵備道例晉通議大夫

雲南提刑按察司使按察使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孝夫字青上明初自鳳陽遷山西之靜樂遂世為靜
樂人祖之檀官高郵州知州父暉官淮南儀所監掣同知生三
子公其季也性溫厚生平多貧言遽色父沒時食指繫弗獲已
與兄析居公生長江南不諳西北風土習俗之術治家益裕
嘗援例為部司務居京師久之不得官歸而鬻其產皆足文兩

喪其配死喪之戚貧窶之况人有難堪者而公恬然也公事母
沈太恭人孝沈太恭人愛長孫鑿宣曰汝種德當在孺子太恭
人沒公哀毀不欲自生及鑿宣成進士官刑曹公所以誨之者
如其為諸生時鑿宣為監司戒之曰無察察之政者有醇之
德矣赫之之名者有冥之功吾願汝為外吏如為內官時既
官臬司則又誡之曰雉不隱其文故麗於羅紉不藏其班故陷
於牢汝疎中而不能下急忍吾且恐汝麗焉而陷焉矣公之教子如
是人以為吾承沈太恭人之意可謂以慈成其孝也靜業賦重
當公嚙田時黠者取其田而遺其賦餘田多沒于水歲入不足
充正供而公之入賦如故至稱貸于人以應之是以稱公為長
者鑿宣嘗疏公行事示余云人負已債置弗問已負人則罄所
有與之質庫帖積如束筍弗及也公以鑿宣貴累封中憲大夫

浙江分巡溫處兵備道嘉慶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卒時鑿宣方
成伊犁及蒙恩拜歸十四年秋擇吉葬于邑東凌華岡之東所
鑿宣與余交三十年在京師時無三五日不遇及既官于外
平格始每作書問必述公意訊余今以銘幽之文為請余安敢辭公配
孫淑人繼配喬淑人先公卒于二長鑿宣乾隆庚戌進士歷
官雲南按察使次綸宣監生孫一復觀銘曰
樸木無華其理必堅巉石不文其真必全高山蘊靈必濬於泉
慶雲葆光必著于天哲人之後必有名賢

秦小峴曰簡古矜重枝辭蔓語芟刈殆盡銘幽之文固宜如
是

吳蘭雪曰文亦具孤潔廉悍之致

記

校樂大典記

明永樂元年九月詔學士解縉以韻字類聚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為一書越年奏進賜名文獻大成上覽書嫌與未備更命姚廣孝李季篈及縉監之簡翰林學士王景以下二十五人為正副總裁中外宿學老儒充纂修國縣改學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于文淵閣光祿寺給朝暮繕司事凡二千餘人累十年而就是為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餘卷一萬一千九十餘冊貯之文棧嘉靖三十六年三殿災書以救護免敕閣臣徐階摹鈔副本一部本書手一百八名每人日抄三葉起嘉靖四十一年訖隆慶元年改事為歷二十二年南京祭酒陸可教請分頒巡方御史校刊議允未其說散見於張元忬之館閣漫錄即瑛之七修類藁朱國禎之湧幢小品姜紹書之韻石齋筆

談阮葵生之泰餘客話惟諸書皆載目錄六十卷而宋書稱九十本殆有誤歟今翰林院所貯僅一萬冊相傳為李自成所摧殘檢每冊後署銜則曰直隸提校官侍郎高拱學士某分校編修某書寫儒士某其為嘉靖本無疑不知原書今歸何所竟無人知之是可怪也此書發凡起例實未精善而宋元以後之書固已搜羅大備世間未見之鴻文秘笈賴此而存惜唐隋以前之書寡耳然余披檢唐人之文如張燕公陳子昂陸宣公魯顏公權權載之獨孤至之韓昌黎柳州白樂天歐陽修行周劉賓客李義山杜牧之羅昭諫行世本外各有增益者數十篇少者亦六七篇其不習見於世之人蓋往而有之也當此之時苟欲考宋元兩朝之制度文章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獨者焉若徒便其按韻索覽是固當時編緝一隅之見也

阮芸臺曰：「文獻通考備可當一代藝文志，千頃堂書目不能如是簡核。必辨文獻通考有關係證據。」

借綠山房畫集記

臨川李郎中薌甫、昆季奉職居京師，居與長椿寺僧寮相向。寺門外踈槐高榆，掩映衢巷，乃以借綠名軒。余時時詣其所，說詩佛倦，今年暑雨稍踰兩三月，味及登堂，愜契濶休沐之暇。風日嘉淑，折柬招余，並約同人工給事，各出其能以為娛樂。佞余為記，余有慨焉。夫京師五方雜處，公卿大夫既各守其官，奮志於功名，橫經之士，搦技藝之流，亦必有志趨向以自專其業，欲求一日之暇，有不可得者矣。然吾聞詩者，卿云其為人而多暇，日其出人不遠，淮南又曰：「謂孝不暇者，亦不能孝矣。由是言之，不暇於人事之恒暇，於人心之空身是日也。庭除洒掃。」

有核修潔賓客歡洽飲酒賦詩相期敦古人誠敬之誼以快其
於心而後托之解素貞之文章二李君愷切惻惻之意豈有涯
涘乎時謂秦侍郎酒微酣大教歌唐風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兮
已太康職思其居詔密肅然起耻余進而言曰良士休休不皆
從瞿瞿蹶蹶來乎願講君子休休於暫時時以瞿瞿蹶蹶其行
之終身哉侍郎曰善余遂書以為紀念若若干人某某期而未
至若若干人某某依託其法或善也嘉慶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馬秋重曰幽悵逸趣古義令情真關係要說出有關係來文
之制勝以此

陳石士編修藏尺牘卷子記

余與姬傳先生未識面而得其報書二道凡五紙藏許篈笥若
王楊甫交且取二十餘來寄言報書不下百通且文繁紙長一時未克

張軸擇其精者繕為書冊淵如亦三四十牘附錄帳中手墨別
仍秘藏之今睹石士編修朋舊尺牘第六卷姬傳先生已得二
十餘通而以惕甫淵如各一通附後余所未見五卷中知先生
手蹟蓋不少也姬傳生遵嚴熙甫後作為文章得甫叔子鈍翁
西溟坐溪氣脉相通貫並世中應推此為老為巨擘矣編修受
業先生之門獨傳其秘而墨蹟重為什襲又復摩挲體驗日久
不渝其宜其文筆橫掃一軍也余二十年前曾裝朋舊尺牘兩
巨軸近乃因循莫繼自恨季荒才退讀書無術而知父寥落散
在四方將仿石士之例陸續為之或亦好考博文之一助耳

秦小峴曰淡書著墨遠靈傳神

又新堂記

朱子曰新其草其舊之謂也其義敬見於大畜象征豳風月令

特詳

涉徑善孝者必知所趨向焉然吾見夫世之釋新者若雲若花
是也今日之雲而昨日之雲不今年之花而昨日之花不同而
右保利左之行花之放亦永年窮期豈非又之謂歟山右王生誠慤敬信
尚素氣重然諾老屋三楹葺而新之而曰吾新厥業敢弗新厥
德乎顏其堂曰又新乞余為記既嘉其有合古圣贤立身立家
之道十廟子孝王生勉乎哉推之劉勰之所謂趨新陶潛之詩
謂服新皆此意也若夫王符背放向新之論則不可不熟察而
深思之矣王生勉乎哉

陳鍾藻曰篇從韻長似詞話又似銘贊半山之峭勁子固之
質直殆兼之矣

枚全唐文記

內府全唐文抄本十六函每函十冊約計其文益萬又幾千焉

前無序例亦云編纂姓氏首葉鈴梅谷二字私印相傳為海寧
陳氏遺書或云玲瓏山館所藏或云傳是樓中物大約抄非一
手藏非一家輯而未成僅就人所習見常行採掇為琴唐人各
集亦皆錄近代坊本稱尚書官兩淮監政時購於揚州而上
貢

秘殿嘉慶十三年十月奉

詔補輯纂校義獲奔走於其間爰從諸君子後閱四庫全書若
于部天下府州縣志書若干部金石碑版文字若干紙而又
閱永樂大典二萬卷擇藏八千二百卷道藏四千六百卷然後
補入若干鳴求盛矣夫唐人之文近不能昭著于有唐之時攢
殘漸滅越千年而後顯焉唐文尚唐詩並傳而不能昭著于刻
唐詩成之時輾轉流傳越百年而後與焉夫此千年百年其亦

豈合之所能為也哉老子云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
而不敢為又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斯
復也吾蓋三復斯言云

陳碩士曰妙遠在筆墨之外

存素堂文

序

武虛谷同年詩集序

清娛閣詩集序

自怡軒詩集序

白鶴山房詩集序

澹春堂詩集序

翠微山房文集序

朱聞泉詩集序

清秘續閣序

槐廳續筆序

杭郡選舉錄序

國朝寓賢錄序

完顏太淑人七十壽序

跋

白桃花詩冊跋

觀生閣花鳥跋

南院諸臣恭和詩卷跋

桂花圖跋

書

復趙味辛書

傳

喬君家傳

墓表

誥授奉政大夫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楊君墓表

墓誌銘

江西糧道前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于公墓誌銘

記

此篇查已
刻則抽出

孫學齋書庫記

萬柳堂記

煦齋侍郎慕蘭亭獨孤本記

周貢生詩記

共廿四篇

存素堂文集續集卷四

續集

序

武虎谷同年詩集序

吾友虛谷詩以外無弗能者斯語也虛谷信之天下人皆知之何藉余言哉雖然虛谷之絀于詩也非虛谷絀以詩詩以虛谷絀耳虛谷讀書務為根柢有用之學浮華聲譽屏除殆盡交遊倚重絕去時習獨往來于寬閒寂寞之鄉以自矜其志向出都而作吏不肯稍自貶損視人之喜怒為喜怒視人之愛憎為愛憎以厚誣乎生平則其于詩又安能隨波逐流委阿取容詭合俗尚哉又安能託体漢魏六朝三唐兩宋剽竊字句摹擬聲調如土木之偶麒麟之楹為有識者所誚厲哉今虛谷已已久中外皆稱為端人正士生平著述漸次刊刻傳布其子孝廉小谷以余與君文字相知求訂其遺詩余惟君之詩清剛峭拔自成其為君之詩者不可芟汰尤不可潤色失其真君之傳固不在說詩况其詩必傳乎吾將以告天下人之不知虛谷詩者

法式書考

真實樸至不稍逾其分量文章恰到好處

以下格式倣此

言泉白

清娛閣詩集序

余與論山即中交三十年而論山詩凡數變余嘗語論山曰君之詩以本第前作為佳茲不及也論山駭然曰君言何與吾妹本菡香言昭合因得聞菡香夫人說詩之旨後論山歿後始與舸山先生通尺素令嗣激試京兆徃來既洽令姪深庚午科發湖南解元與兒子桂馨又得稱同年于是盡讀清娛閣吟藁憶前明孫文恪墜繼配楊夫人詩稿附文恪集行世楊修撰用繼修室黃安人長句小詞藝林稱誦王元美云用修有詩答婦又別和三詞皆不及也楊黃兩媛雖為世稱而篇什寡暇長篇鉅製不聞茲清娛閣各體俱臻醇粹七古尤合唐音當與織雲樓絕美餘家多不及推抗寸獨念論山沒已久詩文皆未刻行其子遵十六七年前錄科成內均文筆已自超卓拔俗聞近日貧且病思之可傷更念論山與余乘騎尋翠微平坡諸勝馬上誦菡香詩不

下數十聯嘗評其詩後曰老兄欲退避三舍故王夢樓嘗稱陸
香詩律工細過于其兄今舸齋工詩好遊家有賢子弟兼能慎
于決擇斯集之成余固先睹為快且以慰其兄論山于地下云

論述得體徵引

見怡合

陳石士曰

自怡軒詩集序

怡雲員外自其少時承袁簡齋先生指授名噪白下後以王筠亭時時寄所作於京師就余商榷其詩一變既而來京師余時與殺人葑亭瘦銅蘭士作詩於城南員外往往搦筆墨從事其詩又一變其後余官祭酒凡試期員外必先衆人至坐古栢下或巡行叢碑側前人舊事有所感觸形諸歌詠越日必乞余評泊其詩又一變嗣登賢書官農曹數往來於南北十數年來余以多病遂不克多見其詩今年員外以疾卒於官其子定求定中奉樞南歸綜員外述詩七為序以疾卒於官匆匆不暇去取爰為述其首馬簡齋生時東南之士日趨流派員外髫齡出其門簡齋嘗選刻少作員外久漸悔之而刪用其說及簡齋沒袁氏弟子多背師而醜詆之員外則曰吾幼所授於吾師者如此安敢忘余憶許秋巖溥帥之言曰倉山老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此至論也員外誠可以師倉山矣願二公子選其精者而刻之勿以多為也

前國子監祭酒法式善

尊簡齋抑前齋皆不失分寸和平正當之言 秦小峴

葉編修白鶴山房詩集序

編修葉仁甫先生督閩學歸以所刻唐治南五先生遺集相贈
五先生者歐陽詹徐寅王棨黃滔韓渥也仁甫先生五經教士
閒暇復課以聲韻又念詩莫盛于唐建中貞元文詞崛起常袞
為福觀察誘進後生推板寒素歐陽詹名譽頓起今先生得士
之衆且美亦豈在袞下哉所著白鶴山房詩集四卷丁未至庚
申時作梓而行之殆欲樹之鵠與披覽一過清氣往來深心融
結實近今作手于五家中得歐陽之深秀徐之明麗王之工整
黃之清淳韓之豐郁譬五聲焉五色焉五味焉多所加弗可也
少所闕亦弗可也或曰先生入翰林後賦與詩典重高華不減
王水部麟角集宜單行之余曰歐陽四門黃御史未得志所作
諸篇與初集序續集余當別有著論謂其集之序其高下必有能辨之者蓋其序以爲先生
簡勁古復峭厲葉琴柯 館世愚姪法式尊

澹春堂詩集序

二十年前識東鄉吳蘭雪于京師說詩神談甚無間禮闈報罷樸
被詩龕數月積水潭淨業湖荷花盛開一夕月上蘭雪獨往遊大
雨驟至衣衫沾濕料頭跌足而歸卧余榻根吟聲不輟家人狂之
於是知其好遊凡有遊詩必工因告余曰吾友徐次山詩且工尤
好遊盟日偕次山至詩工不減蘭雪遊興尤勝偶出其師鍾明經
詩集乞余論定之余曰此不可以概言也夫山谷之詩不可以比
柴桑然道園之師詩不可以比山谷子必欲強明經之詩為道園乎
為山谷乎為柴桑乎明經必不居然柴桑山谷道園之詩又未必

盡出明經心力之外明經學者也其必於上下數千年前淫正變
之間慎思明辨不惑於歧途不誘於僞說成就一家之言宗紫桑
可也宗山谷可也宗道園可也吾雖不獲與明經遊文次山如文
明經惜蘭雪歸不得以此語證之

秋山澹遠白雲掩映文章家烘托之法如是言界雲

翠微山房文集序

吾友給諫曹定軒前輩忠篤至誠人也生平奉先宗丞公遺教持家勤敬居官謹慎交友信篤而讀書尤以黜華崇實為職志雖恪守昌黎東坡為宗尚而下筆弗規規襲其貌平正說理自有真氣往來其間吾嘗從給諫游工房天壽湯山諸勝其游上房也過盧溝雨初霽路泥濘夜半同人迷失散逸君坐途次堅俟之大聲疾呼終會合而後往因頓無少怨懟其游天壽湯山也屆期諸君皆以小事弗往君獨早至戒臺山之西南隅祀宗丞公木主春秋佳日必率子孫往祭禮秩然間約余同至觀其孝慤不異庭闈問視年七十外未減孩提也登眺之餘作為詩文酬唱每附刻于紫雲山房集後刻刻不忘其親有如斯乎所作疏記能持大體老耳喜熟讀大易毛詩尚書反復玩究苟有心得必著于篇人始詫為創解者久且奉為定論近日若告

余曰吾先人藏書汗牛九棧竒文與白蠟燭然揔不若孔氏書
近道晚年故有集粹諸編蓋君之文以已之性情通乎人之性
情而已外此非所知也余故曰宗韓蘇而不襲其貌者也是為
序壽慶十七年歲次壬申五月同館侍生法式善拜撰

拙而茂簡而文

書中

朱洽擘

朱閒泉詩集序

余二十前提調史院纂進官書時時詣內閣與總裁籌商體例一日清晨總裁未至僦椿陰下乘涼先是馬秋藥挾書一帙縑閱見余色喜曰適鄉人寄詩至求先生鑒正蓋其外父朱青湖老人詩集也携歸讀且再覽與秋藥體格稍異而其情思意度有出乎張文昌劉隨州上者秋藥促余序之而未及也既而陳雲伯自杭州為余畫詩龕圖且言詩人朱閒泉遊戲筆余時不知閒泉為青湖子屠琴塢抵京師艷稱查伯揆詩亟索之琴塢曰亡矣聞朱閒泉手其集奉先生尚未來耶余于是乃知閒泉乃望閒泉越數月閒泉紆道遊太行始至叩余門挈其郡人詩數種相餉遺把臂言笑若平生歡由此或數日而一見或數十日而一見或一年而一見大抵在古寺茂林中者居多見輒賦詩作畫一切塵俗事儻然若忘君心口如一有所鬱積于中不

能含蓄發洩盡致莫辨人之受與不受傾肝胆為計畫百端吻
乾唇燥弗顧人多笑其迂君以為如是待朋友朋友必無有負
之者余甚服其真摯而孰知天下事有大不然者哉陷于罪罪
且未測查梅史三日廢飲食大雨中驅薄笨車遍告京師士大
夫遂無不知其寃者事乃白嗚乎梅史詎僅以詩知君者哉梅
史詩雄偉君詩恢奇皆一代作手君既飄泊梅史復流落江湖
久絕音耗君得蕉園為樓託且得傳君詩吾與蕉園四十年交
好知之甚深傷君又羨君也

看似零星瑣屑實係一線穿成一結也有
遠致泰小峴

欽定清秘續開序

典試學使同考諸掌故既編為清秘述聞十六卷大興朱文臣公序而行之矣史局纂校之暇復滙近科諸姓名仍前著錄名曰清秘續開釐為三卷仰見聖

聖天子命題之正大

僉使之慎重皆有闡于

用人行政之實為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所以興賢論
秀蒸日上擢是編者不益信而足徵於

平易言(之)自(而)正大秦小峴

槐廳續筆序

余前輯槐廳載筆一書特以資藝林之談論而已行事教年茲又續得若干卷猶曩志也徵文考攷獻當代之典實存焉徵惟近日稗乘小說家連作詭譎罕所據依不足取信且其文多不雅馴故是編採諸詩文集者較夥凡紀

恩述事可以傳諸奕禩播為嘉話者始筆之書如朱文正紀文達彭文勤諸公詩注往之根據確覈隨手甄錄彙而存之未克如前書標舉門類者卷帙無多非自亂其例也

要言不煩勿事取華藻秦小峴

抗郡選萃錄序

余喜藏郡縣志備檢最耳然余所著外近代事蹟

易考辨若漢唐以上則難之吾友蔣東橋先生湛

深經史生平而選其大者多刊刻行也其利筆零墨

皆足膏馥後學抗郡選舉外傳也中法特奏名也稱進士于前代太

學選察升補各條款私試公試省試內舍上舍諸規制規

其西徵引明晰若指掌可寶也已

高碎寶提挈書之井不繁非老筆不克

舉王子編

國朝富賢錄序

廿年前于書肆鬻黃氏遺詩一鉅快本冲先生兩手遂錄其
先世~~集~~遺集十餘卷頗有剛澗潭溪先生見之以為太冲的筆詩
殊佳皆朱竹垞檢討明詩綜所未收在介後校官書明文海六太冲手
勅奉字畫苑然茲東橋富賢錄首載太冲後七十字多採
軼庸逸事彙成可禪益圃見余前佐芸甚小岷云纂輯
已未鴻博書時惜未得寓自也秋吟太史其實之

浙東耆舊首推太冲提黃氏遺詩作網別審題
得勢王子卿

完顏太淑太七十壽序

完顏太淑人之寡居也堂上有姑時膺疾動履弗自由扶植
需太淑人者二十餘年子四季效側室出今官筆帖式孟則侍
御君仲叔今皆太守中太守人出世遺薄田僅中人產家人食指浩繁
太淑人善經理量入出日用稍裕擇僮俾諸子讀書直則躬自
督誦持針黹辟芋相伴以一女子持籌握算母初寒暑兩歷百
變而不渝如是者幾何年侍御君始登仕籍而太守以次登仕
籍家道日隆諸子皆赫然有聲譽於時世皆謂太淑人之教太
淑人曰先人之遺德也余何能繼而仲叔實君皆出為太守請
往侍養太淑人曰食貧吾素甘且不耐風霜車馬勞長安居自
慣奚僕僕為侍御躬親色笑晚羹之珍華綺之飾皆絕弗自
用骨獻之於堂上親戚族黨莫不羨之以為榮而太淑人持針
黹辟芋自若也侍御子奎齡官光祿寺署正署正子英幹年

甫六齡喜識字弄父墨太淑人教之嚴小有過失侍御君恆率
子若孫跽而受訓誨侍御君愛彈琴署正君喜畫吾每過其書
堂聽其稚孫誦二南琴聲畫影家庭和樂之象不禁為之神往
今太淑人七十初度侍御承歡者卅二十年矣神氣豐腴有逾
於少年人或有以積瘁而健也疑之余謂壽之理正宜如是莊
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不其然乎太淑人不以文墨為嫌余
故敢於琴室畫屋間而進此序焉

開曠之筆沈摯之思 阮甘亭書

其骨極得之應陵震川而時有南雷謝山凡
味豈近日較爾東諸文集遂有霧霞之潤耶朱滋滯

白桃花詩冊跋

京師馮益都相國所種芍藥朱竹垞檢討所種藤花至今猶噴
噴人口為詩家典故非鯁鯁有異于芍藥藤花也以相國檢討
耳亦非僅有異於相國也討也檢以一時所與游者皆賢士大夫
耳今芍藥藤花已無存而當日歌詠之什傳播勿衰詩之能感
人心固如是之甚乎余及吳子野駕部僑寓京師海岱門外其
園擅亭臺花木之勝屋之西北隅有白桃花一樹蓋百餘年物蔭
可蔽一二畝約客觴其下可坐十餘席江淮湖海之士見之每
詫為竒觀十洲記東海有山名度索有大桃樹屈蟠數千里其
言頗不足信茲桃豈其種與姑弗深辨子野風雅好客值春風
吹欄紅玉相雨下階招用舊歌飲其下相與盛感眺則子野之白桃
花又何殊相國之芍藥檢討之藤花也哉今子野壘同人詩泐
諸石白桃花傳白桃花之詩與之俱傳後之續春明夢餘錄日

下僑聞者不又有所取資與

淺深層折愈轉愈靈

晉唐白回

師擅此

澄淡煤托法

為秋藥

觀生閣花鳥跋

唐高宗命修陶隱居注神農本草經後復詳定增草木禽虫凡
二十卷目錄藥圖經合為五十餘卷後代名手任意採掇
植之姿幽態疎顯元明以來代有其人淑媛中擅此長者如元
之管仲姬明之文淑顧不遇寄託性情已耳茲觀生閣所著外
師造化中得心源宛然如真由畫其妙幾與宋畫蟬雀扇陳東
府體埒南唐徐熙所謂折枝不足言矣

典雅妙不岑寂

初願圖

南院諸臣恭和詩卷跋

嘉慶九年二月

上韋翰林院

賜燕賦詩更

成七律四章

命王大臣廣和而會其稿

交侍即英和親書刊石于翰林壁間以永其傳草稿雖諸臣親進
多非的筆中間自書者不過三五家然玉堂

給札金炬聯吟事隔百餘年即為人間不可得之蹟也侍即
潢裝為卷藏家寶不愧三代翰林家風云

足資掌故 阮芸臺

貶帝第_三桂花圖跋

芝圃登第乃翁既為詩詞之勉其懷祖意甚摯也芝圃并合令
堂所作桂花一枝合裝成圖示余余因念去歲兒子獲解時夫
人曾画此見賀煦齋侍郎遂有竇家五樹却林一枝之跋茲馨
兒獲聯披春榜併承

選侍東牀則是花也夢兆姻緣胥有賴焉余見此故尤樂為之
題識

小中見大須此鄭重之筆秦小峴

復趙味辛書

陶山附到手書，以小兒登第，帝語樂飾謝斜川集補遺續編次校訂，付梓甚慰。鄙懷不獨足，當世士大夫之心，即叔黨公幼樂改之二老亦必含笑九原矣。第前函有未及述者，不實陳為考宋史本傳，宋元人銘志紀傳，蘇過字叔黨，自號斜川居士，無一字屬諸邁也。前年在文館校永樂大典，萬卷殊書大字標題，凡幾千處，皆曰蘇邁，斜川集不曰蘇過，其曰蘇過者，僅二處耳。是誤字，豈當日繕錄之員如此訛舛，纂輯之臣如此草率，上進宸覽，毫無鑒察，歷數百年而未聞清議，耶？是真有不可解者。賢諸同人，殊莫能辨求，吾兄博稽載籍，精覈而詳說之，則感切不盡，餘不宣。

陶山寄到一部京師求者甚衆，祈印數部求為感瑣事，事出懷閑情遠致，寫得蕭慘抑鬱。切囑。

題照
下二折

喬君家傳

喬君諱元賦字相文先世由平陽遷介休西鄉之田邨君生而
穎敏言笑不苟年十三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不異所生為
諸生有聲庠序間

朝廷方開四庫書館以君充騰錄官甄叙當得兵馬司指揮非
其意也歸築廬三楹顏曰學庵羅古今圖書數百卷雜蒔花竹
將以山居老已而官募饑商人皆避去君獨奮曰公務也敢憚
勞乎卒就之是時觀察高郵沈公重君文趣應試中副榜沈公
歎曰以子文而不得高第命也遂棄去課子弟講學採先儒粹
語揭諸楹壁先世故好善君益修其緒建義塾治橋梁夏施藥
餌冬施衣鄉里賴之配何宜人克承夫志君卒於嘉慶元年宜
人後十三年而卒命其子如宇如齡出千金贍宗黨之無告者
子識如宇述君大略俾余傳之如齡亦有父風云

論曰士不克施其用於時退而為善於鄉亦足稱矣吾聞澤潞
開山運多阻仄行旅苦之今則坦平如砥咸頌君之功衆呼為
喬公山其利溥哉又聞入君之鄉耳不聞評聲目不覩鬥狀由
喬公之教也烏虜如喬君者雖古之陳仲弓王彥方何多讓焉

不多費筆下墨上立言居要柳州之抑奧揚明
夫何讓焉言臬雲

誥授奉政大夫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楊君墓表

自吾友楊君歿不復有遊觀之樂矣余性疎曠既以不獲歷覽佳山水為憾官閒務簡聞園亭花木之勝輒神往焉楊君半畝園距余居近遂時蒞其地又得偕菊溪冶亭兩尚書倡酬于梧竹間兩尚書為置吏遠宦東南君復抱疾遽沒獨學之傷于斯為甚君姓楊氏諱潭改諱涵字映千自號月峯山西靈石人曾祖桂枝祖殿輔太學生後贈如君官曾祖妣闕祖妣許俱贈宜人父士藩候選府同知以次子師濂贈中憲大夫有懿行崇祀忠孝祠妣王贈恭人君其伯子也君性謹愿孝友和睦族黨無間言乾隆四十六年由貢生援例中書兩充武會試收掌游擢工部屯田員外郎君業豐厚而恬退澹泊如寒素起家不由科目嗜文章藏古鼎彝金石碑刻甚富賓客往來無虛日值絲竹聲四起君右手執筆左手持杯酒勸酬雜還墨汁污襟袖不

顧也一日余偕其戚友何君道生招冶亭遊其園暑雨驟過鹿
院如洗壁上列菊溪新詩余乘興次其韻何君亦繼聲治亭則
揮毫書諸楹柱酒半君趣余作園記走筆以應翌日同人傳為
佳話至今思之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會也諸子皆岐嶷延名
師課讀悉有法度君天懷浩落宜乎享遐年乃遽疾而竟亡也
悲哉生于乾隆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卒于嘉慶十年十二月十
八日享年五十有七元配何繼配喬陳並封宜人子四長慶春
太學生娶王先君卒次春榮太學生娶閻次春霖太學生娶何
次春華太學生娶張女六長適梁甲芳候選知縣次適何增綬
太學生次適喬如字大理寺評事次適曹汝洵嘉慶庚午舉人
俱先君卒次適何榮緒嘉慶庚午舉人次適曹汝淳太學生以
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余與君交二十年溫溫然恂恂然不
欲以才藻相矜尚及與論當時人物語簡而當君歿既六年諸

子皆能守君遺教讀書應科舉不妄與外人交斯即君厚德之
報也已故因春榮之請舉其夙知于君者揭于隧道之阡俾後
人有考焉

學昌黎馬少監廬陵張子野西墓志

而得其髓

阮芸臺

江安糧道前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于公墓誌銘

公姓于氏諱麓圖字伯麟世稱滄米先生籍隸饒紅旗漢軍曾
大父諱成龍兵部尚書河道總督謚襄勤大父諱永裕世襲輕
車都尉蕙恭領父宗瑛乾隆甲戌進士江南道監察御史公之
生也侍御公夢古衣冠人入謁母夫人遂生公幼聰穎喜讀書
十三歲入庠二十一歲庚寅中式順天舉人侍御公方改官家
無積蓄食指浩繁課生徒藉館穀為事畜資及棟發江南候補
知縣也上游多以讀書之士相器重又以貴介子弟恐不諳民
間疾苦况委賑揚州嘗步行八九十里縣丞某邀樂人侑饗公
曰是何時尚忍行樂乎宰常熟歷勘鹽業未嘗甚用刑乾隆五
十九年知太倉州蟲災議煮粥以賑僧寺為殿男入由左女入
由右領賑出則由中人咸得食訖事無擁擠踐蹋患全活數萬
衆建育嬰堂大興朱文正為作記晉江商張茅等十二人謀緝

以為洋匪。公患其誣，宥死。河督康公茂園薦補徐守，有守潔才，優勤于政事之語，蓋紀實也。公長余三齡，生平愛文墨，深以不入翰林為憾。應童子試時，余即識公。入官後，各有職守，不克時得親暱。間通尺素而已。去年入都，握手道故，商榷生平著述，頗引為同調。乃別未幾，而訃問遂至也。傷哉！著有習靜軒詩文全集二十四卷。吾友王芑孫序之。嘉慶十六年二月二日卒于江安道署。年六十。有二子男，二定保官某，職知保官某，職女若干嫁某，其孫男若干，孫女若干。某月某日葬于某原。銘曰：

公家祖德被于江淮，後嗣繼之澤流。潛潛猗我公詩，情酒懷官閣。一編儼坐山齋，視民如子。同根異莖，遺愛在人。受福孔皆，恒幹易朽。合名不埋，瘞此銘詞。勿溷塵靈。

廉訪一生清德，藉此緝密之筆，足以傳矣。不必張踏厲為也。阮若華

抽出

孫學齋書庫記

余六七歲病幾殆九歲識字讀書善忘遂以誦讀為
苦事然性喜蓄書見書寢食可廢性命之外惟書為
親族黨知予癖多以舊書歸余迨入翰林司四庫書
局竒文祕冊弗忍釋手每假小史鈔之旬日報過書
肆流覽賈人知余嗜書未見之本必留以待歸余而
官書難購特藉余鈔之故於余亦不昂其值也官太
學前後六七年問字者知余癖多肯為余鈔書積益
多檢閱益不便更無所謂讀之一日也留付子孫計又
拙矣築書庫五楹貯之寄一時之性情云爾憶余三友
芸圃大令喜藏書官山左時池北庫藏帙蓋得其半

候補京師又得黃崑圃勵衣園兩家書余祇祕本往
借鈔癖有甚於余者其子不能善守聞已散落矣今
巡撫山東吉止齋工詩喜藏書聞永樂大典稿本存其
家余與止齋交二十年絕不知其事道路之言如此余悔
訪之附記於茲

簡淨

惜禽冬雁窺其

蔭也

秦現

時

亦

剛

論

議

萬柳堂記

元廉希憲別墅萬柳堂時稱廉園在彰義門外豐臺中有清露堂者是也趙松雪許圭塘貢雲林盧疎齋所歌詠之地國朝馮益都相國買海岱門東沙河門內地一區其地窪下多水易植柳且慕廉孟子之風故亦名萬柳實非希憲舊址陳其年萬柳堂徵詩文啓可擬近日戴履塘太僕記述亦甚明晰阮芸臺侍郎再入翰林官閒改簡留心京師掌故一日偕朱野雲山人同訪萬柳堂遺蹟蓋益都歸里堂歸石氏遂為拈花寺寺中大悲閣彌勒殿康熙四十一年石氏所建益都還鄉毛大可寄詩已有約伴往遊一望荒涼淒然淚下感而有作之語則其地廢棄久矣芸臺賦詩感舊有今昔之悲約野雲補樹顧吾思之方廉公之治為堂也不過適一時之興耳而若趙若許若貢若盧亦不過適一時之興豈料後幾百年因其名易其地而更

有茲堂哉方馮公之治為茲堂也不過寄一時之興耳而鴻博
諸君子亦不過寄一時之興豈料後百年因其名考其地而更
欲有茲堂哉是皆非人之所能為矣野雲山人秦州人工詩善
畫為翁溪先生識芸臺侍郎又謂其別字與蘓公同有可記也
故為之記

帝京景物畧日下舊聞皆不能敘述明切
此文可作志乘讀 阮芸臺

煦齋侍郎慕蘭亭獨孤本記

嘉慶十二年一侍郎奉

使命駐節淮揚間者兩閱月時治亭尚書摠制三江翰華觀

察分巡蘓松二公一侍郎卿會舉主也政事外復續文墨蘭亭

獨孤本實一侍郎數年來所蓄于心者觀察先以重資購為已

有遊之久而一侍郎始得見為即為觀察敬臨復自臨一通原

帖歸觀察爾觀察迨回祿之厄觀察家屬知一侍郎愛重此

遂以殘字贈一侍郎補綴成全愈形人工天巧至寶猶在人間

也而一侍郎之神契松雪翁兩次摹本嗣出流傳為世不可少

之物矣

煦齋喜松雪翁書臨摹時亂真過文苑為流傳得此
文後學知所考據蔡生甫

周貢生詩記

績溪周氏一門稱最盛自霽原大令問字於余其子弟多從余
遊霽原既沒家漸衰不十年零落殆盡惟貞封進士今令泰寧
別後亦無音耗可慨也吾友程子素齋周氏戚也自南來謂余
曰貞封出都時曾以與弟啟元手稿留先生齋求剛定有之
乎余曰然啟元才士志士工愁善病作文苦思過度坐是傷
生余見其下筆數易其稿未嘗不以古人自期期之過甚愜心
遂寡故弗終篇輒廢去存者絕少是非亦未嘗余亦不能為之
艾刈也程子曰周氏重先生言請識教語啟元死猶生問世誠
弗敢其可存於家乎余因舉生之慎於為文而勉其後裔勿墮
先業也可

於無可發揮中寫出如許闢繁來仁人之信響如春小峴